郭太符融許劭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焉）太原界休（今汾州縣）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

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

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巾以葛爲之形如帽音口洽反居上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效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乘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廢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

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

郭太

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葬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舜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於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顔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顔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顔庚齊大夫顔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放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曰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子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駔音子朗反

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郭太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俞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客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草麤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

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士即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曰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爲舅朱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

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自儁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

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

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門間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投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眞等二八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又長文弟子師韓文布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明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爲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享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郡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郡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爲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

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褒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 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時漢中晉文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文曜名遠近声名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

符融

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弃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

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伷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伷爲上計吏袁崧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並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子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聖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椁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千輿人也輿音預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爲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

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

此○劉攽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命品藻爲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爲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官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

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

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礼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郭太符融許劭傳第五十八

竇武何進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六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門校尉

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
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
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
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
將性疎闊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
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道當
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士

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
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事
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
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
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
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
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

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
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
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
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
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婿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
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
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

等建中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
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
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時謂即時也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
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
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
佐尚書郎張陵嫣誥范康揚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
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
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
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
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
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

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丁音時丈反）
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
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宮名）
（前書有都內令承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
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
稱解瀆亭侯宏武入曰太后遂徵立之是
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

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

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

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娥）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冗豫未忍（冗音繇冗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

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
防之又與武舊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
宜速斷大計武舊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
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
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
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
尚書鄭颰（颰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
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

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颰辭連及曹節王甫
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
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
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
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
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
人歃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

曰外閉切切請出御德陽殿令帝拔劒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省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也）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颐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攽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音福）

使鄭颐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侯劒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悉軍闕下與

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

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磽音苦教反磽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迸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

廉至建安中荆州故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産武而弁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大叢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蛣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

竇武

者尚書曰亳有祥

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

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

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愼穰人也封互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

取溫答殺於市以猒之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

何進

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血流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

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柰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西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

荷進

介馬擐音官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一都字宜作校也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

隷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説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兖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

何進

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前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君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内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僬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僬疾也音代鑒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録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

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寵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

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石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有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何進

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

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太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

何進

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

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

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

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以此決之至于再
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
使捕案中官親屬蜀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
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　子婦
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
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
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

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
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
郎入守宮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
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欲音許物反此意何
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　潛聽
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
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
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

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憒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何進

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復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斬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閤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閤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得免表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何進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

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二十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爲世所悲豈智

何進

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者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賛曰武王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昏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竇武何進傳第五十九